

# 字里行间见情怀

## ——读卫建宏散文集《漫泉咏叹》

古人讲,“文为心声”,我一直认为,文章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一个人平常与人交往,多多少少都会带一些面具,这是人性使然,更有人作为社会一分子必须遵守公德秩序的需要。但是一个人写作的时候,就是他打开心灵的时候。他是为自己打开,不打开心灵,他就无法深入地思考,就无法写作;他也是为读者打开,不打开心灵,他就写不出真情,就无法打动读者。所以你想了解一人,最便捷的是读他的文章。

和建宏先生认识多年了,虽多有交往,但并不十分了解,对他的写作情况更是知之甚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年前他在《渭南晚报》发表的几篇写古村落的文章。而对他其他的写作情况不甚了了,加之他所在的澄合矿务局和地方上交集少,平常很少见到他写的其他文字,我便以为他可能忙于公务,平常并不写作。及至仔细翻开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漫泉咏叹》,才知道他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写作了,文章大多发表在《澄合矿工报》和当时的《澄城报》上,最近的文章距今也有五六年了。他不但很早就从事写作,而且有良好的写作习惯,就如他在写这本书的前言里写的,“一个时期倘若没有这本那么一两篇短文,情绪就很焦躁,精神就会很不宁”。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收录文章九十余篇。《寻访西河》是这本书的第一篇,也是写得最早的一篇。就是从这篇文章,我觉得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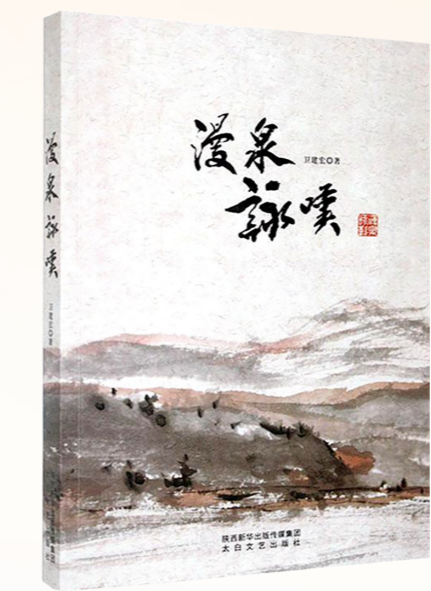
不但很早就有写作的自觉,而且有文学的潜质。这篇文章记述了寻访西河的艰辛,迷茫之后,在结尾处用“不经历风雨,岂能见彩虹?”归纳出文章的主旨,一下子把具体的寻访西河的艰辛,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感悟,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通过事给人以启发,引起人思考。这样的感悟现在看起来可能很平常,但是,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能够有这样文学的自觉,我以为是很难能可贵的。

从第一篇开始一篇一篇向后读,便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和他一起感受春天里樱花的美好,欣赏红杜鹃的热烈、含欢花的浪漫,体味冬雪秋韵给人的启迪和思索。和他一起见证岁序更替那些工作和生活的足迹,一起走进他的故乡,找寻祖籍地,感受母亲河,看家乡变化,与历史里的乡贤贤哲对话;一起感悟人生,思考世道人心,一起在故土乡愁里感动,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品尝人间百味。在这些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他的笔下,矿山的女人是矿山永恒的春,她们脱下工作服,扭动的腰肢能“带走人群中一束束目光”。两只偶然飞入他办公室的麻雀,勾起了他对麻雀命运的忧虑和思索,激起了他对麻雀拼死一搏也要追求自由的敬仰。老家的一棵老槐树能牵动他无限的情思,硬是托人协调,把母亲已经收了定金,买方向未挖走的老树保留了下来。一条已经干涸的漫

泉河让他想起了漫泉秋月的诗意和浪漫,更加寄托了他对故乡深深的怀恋。一只名叫“哈哈”的小狗在家人们的轮换饲养下,与每个人都有了感情。他用轻松活泼的笔触把这些感情记录下来,让读者也喜欢上了“哈哈”。如此等等,字里行间汩汩流淌的无不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无不是作者朴素情怀的自然流露。

大凡写作者没有大视野、大情怀,眼睛只盯着小我,是难以写出好作品的。从建宏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有大胸怀、大视野、大境界,对生活对事物对社会有大思考、大忧患、大关照。

一场大雪,让他联想到了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引发对他所在企业发展的反思,联想到经济新常态下,人们更应该“静下心来过一过少了喧嚣和浮躁的日子”。唐装的盛行让他想到国家的发展壮大,更让他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倍感自豪。从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他看到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他充满激情地写下了《世界的中国》。近几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形势的瞬息万变,作者所在的煤炭企业发展也历经波折,同时也对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一位干部职工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自然也引发了他对企业发展的思考,于是成就了这本书中《澄合的2009》《澄合人的福祉》《咬紧牙关,迎着困难上》等与企业发展有关的系列文章,我觉得



这就是一种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一本书就是一方天地,一本书就是一个心灵世界。建宏先生这本书里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将近30年,内容更是涵盖广泛。这方天地很宽,这个心灵世界很大,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领悟的更是皮毛,匆勿写下这些文字,远谈不上感悟或者体会,更算不上评论,只是一种表达或对建宏先生敬佩之情的方式。 □王政



与别的传世文字相比,书信带着天然的私密色彩。其撰写本不为发表或公之于世,而是为了具体某件事、写给具体某个人,其饱含浓厚的生活气息是无疑的,其真实度也较文学作品更经得起推敲。

仇春霞的《千面宋人》首要写出的是书信当事人或悲或喜、或期待或落寞的许多面。

《付岳飞书》是宋高宗赵构写给岳飞的信,稳住对方情绪让他安心护卫长江防线是

# 书信中的温度与风雅

写信的目的。为此,帝王的威仪可以暂时不顾。“卿盛秋之际,提兵戍边,风霜已寒,征取良苦”,这哪里是君臣之间,分明是好友之间的关心。信的最后还不忘给予鼓励,“如卿体国,岂待多言”,其中还有感激。《龙示帖》是王十朋写给自己极为敬重的张浚的信,感谢张浚为他题写书斋名“不欺斋”。题写不久,张浚即病逝于王十朋任职的饶州。这是一生中,两人仅有的一次见面,“不欺斋”算是张浚的绝笔,“不欺”二字亦是王十朋一生的信条。

米芾爱极了好友刘季孙家藏的王献之《送梨帖》,他不断加价想与对方交换——李煜的御用砚台、欧阳询的法帖、王羲之的六幅《雪图》、一条犀带、一支玉座珊瑚,加在一起作为交换之物仍然不够,于是,米芾最后决定加入《怀素帖》,借《篋中帖》这封信告知刘季孙此帖之珍贵,并含蓄地表达自己急于交换之心。

本书涉及包括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在内的60余位名士,以及与之相关的120余封

书信真迹图。在书信中他们是真实的普通人,或痴迷于某物,或有求于亲人,或有事请好友帮忙,或给远方的同僚送去问候。

书信“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五辑内容,即便是请战或治学等相对少有人为之事,依然氤氲出烟火气。例如蔡襄从老家莆田北上前往京城开封,无法行舟的那一段路上,脚气病令他倍感苦楚。苏轼与陈季常在黄州意外相逢,是他对陈季常重情重义一面的真切感知。

得以传世之书信,多与伟人或名人有关,在名人或伟人中挖掘其平凡人、普通人的属性,是仇春霞著述的现实意义。宋人的喜怒哀乐,竟是如此表达的——多有优雅,感情真挚,常常节制,分寸是有的,有深意寄在其中,因此也是可感的。

历史之纷繁,由此可知。即便跨越千载的漫长光阴,这一特质未有丝毫改变。故而,这是一部充满温度的书,书信慢、书信远、书信久,让风雅更显难得。

《阳羡帖》中的苏轼笔迹肥瘦相间、浓淡

兼有,有几分洒脱亦有几分拘谨。“苏轼的字迹可以分两种来看,一种是相对比较工整的楷体,另一种是相对比较豪放一点的行书。二者结合起来看,苏轼是一位在守规矩与超越规矩之间不断徘徊的人”,这是作者在后记中对苏轼书法的评价,是否让人信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仇春霞对苏轼生平经历梳理过后的直观感受。

在书中悠游的几夜里,我进入了一个丰富、温暖的宋朝。这里有苏轼、欧阳修等人的喜怒哀乐,他们身上从来不只是耳熟能详的诗词歌赋或书法作品,这些只是他们传达情意、表述事件的工具或方式,只不过流传至今,它们成了作品,成了艺术,沉淀着闪耀隽永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内蕴。他们既是名人,更是生活在风雅宋朝的普通人。

《千面宋人》中的宋人不是标签式、脸谱化的,而是尽力揭示某些固定标签背后的翔实、丰富、多元,以及更多难以说清的点点滴滴。

因一封书信,牵扯出一段人生或一个故事,文本就有了超越一般学术性著作的阅读魅力。宋朝之纵深亦非本书40多万字的篇幅可以说完,然而,仇春霞为读者奉上一席丰厚的精神盛宴是不假的。 □张嘉鸿

# 小小一株草 蕴藏的时代意义

钟兆云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以国家菌草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为主人公。林占熺是《山海情》中凌一农教授的原型,为解决菌业生产中“菌林矛盾”这一世界级难题,他做了无数次实验,发明以草代木、培养食用菌的方法。为科研,他全家上阵;为菌草,他上下奔波。他咬定青山大地,只争朝夕;立根黄沙破岩,敢为人先。他传递幸福,不以乡人为艰;传播技术,不以山海为远。

如今,菌草技术已走出国门,为国际减贫和生态保护贡献中国智慧。这部作品讲述科技中国草在世界奔跑造福人类的故事,着重描写菌草的用途与林占熺教授孜孜以求的崇高品质,同时展示了菌草技术在对外援助领域的丰硕成果。

《奔跑的中国草》弘扬林占熺身上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它既写出了个人的经历与体验,也写出了时代的精神与价值。在林占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他忍辱负重、顽强拼搏、砥砺前行,让每一个人都有着强烈的共鸣。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人,在作家充满睿智和忧患的笔触下,从“一次考察,影响一生”,到“菌草崛起,首秀世界”“二十年菌草援外,成如容易却艰辛”,再到“幸福草”为地球造梦”,丰富而翔实的素材与细节,巧于发现,精于挖掘,作品由此变高、变大,变得厚重。

从命运的浩劫到思想的飞跃,作者摆脱了羁绊与束缚,无拘无束地抒发着自己的感动。不管是“此梦之长”“此草之劲”,还是“此人之风”“此路之行”,四大章节精微与广阔相互交织,读之令人酣畅淋漓。作家对林占熺这个人物心存敬佩。他心甘情愿地为之歌,为之喜,与之同呼吸,共担当。他不仅掌握了林教授一生中海量的素材和资料,而且从资料中挖掘和发现了人物身上蕴含的闪光的精神与价值。

作者抓住了菌草与林教授及其团队、菌草与中国血脉相连的几个关键点,即林占熺教授“命若菌草”顽强拼搏、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性格与精神,中国的腾飞让微小的菌草技术有了广阔的施展天地与舞台,让读者深切领悟到个体价值与公共价值、广阔与精微之间所折射出来的巨大光芒。钟兆云敏锐地捕捉到了小小一株草背后蕴藏着的巨大价值与时代意义,巧手剪裁,妙手为之,一幅时代的画卷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最近,安康女作家刘培英的长篇小说《高高山上一树槐》,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那个记忆犹新的计生年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过往都历历在目。然而,从运用艺术手法把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对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示其独有历史背景下那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有画面、有色彩、有声音、有表情,她的心一下子被拉入到那个年代,那个无法抹去、不可删除的记忆之中。

2017年的大年初一,那时女儿去世不到两个月,作者流着泪,开始了这部小说的修改。她一边改,一边哭;一边哭,一边改。写不下去就放声大哭,哭够了又写。无数次写不下去了,又拼命挣扎着。这样,修修改改又是三年,这三年对作者来说,实在是炼狱般的三年。然而,这部孕育十载的泣血之作,终于完成了,到2022年11月,《高高山上一树槐》正式出版了。

可以设想,作者整个的写作过程,愿。她觉得,这正是天国的女儿所希望看到的。于是,作者振作了起来,从痛苦的泥沼中走了出来,重新爬到了书桌前——她一定要把这部作品完成好。

当她重新打开稿纸,随着笔尖走回那个年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走到了稿纸上,走到了她的面前。那如烟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出来,有画面、有色彩、有声音、有表情,她的心一下子被拉入到那个年代,那个无法抹去、不可删除的记忆之中。

是把全部心血和感情都倾注在作品当中了。她是在写工作,也是在写生活;她是在写别人,也是在写自己;她是在写农民,也是在写医生;她是在写历史,也是在写今天。所以,当作者本人离开工作了十余年的贫困乡下,调到县城后,看到窗外逝去的无比熟悉的绿水青山川,想着自己一生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消磨在了莽莽山区,忍不住流下了感伤的泪水。

有了几十年亲身经历的生活积累,又有了特殊环境下近于使命的逼迫,《高高山上一树槐》的诞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部小说成功的第一点,是她成功地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一部小说能够成功的关键。小说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是计生医生云丹凝,这个人物形象和作者本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她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她宽厚、仁爱,技术上精益求精,

事业上孜孜追求,工作上任劳任怨,生活上乐得吃苦。她沉寂在工作的第一线,全身心服务于山村卫生事业。她像一团火,燃烧着自己,温暖着别人。她把饱满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都贡献给了家乡的父老乡亲。

于医术上讲,她是乡亲们救命神,于精神上讲,她是老百姓的心灵菩萨——云丹凝的形象是真善美的化身。反面人物马翠花也塑造得十分成功。“无风三尺浪,有浪高三丈”的“雨派”人物马翠花,一生逆袭成长,她习惯于投机钻营,不择手段地上蹿下跳,争权夺利。大胆泼辣的她,抓住一个个机会,不断攀升,一步一步达到人生的顶峰。然而,这样的反面人物,最终只能落得她应得的下场。

两个人物形象,一正一反,一善一恶。鲜明的对比刻画,为读者揭示了一条朴素的真理:邪恶战胜不了正义,真善美总会战胜假恶丑。那种人性之恶、那种假扮美好而行丑陋之实的伎俩,可能得势于一时,最终都会得到应

# 孕育十载的泣血之作

## ——读刘培英《高高山上一树槐》

励志歌。

作者本人就是当年计生工作的一员,几十年工作在偏僻陕南山区贫穷的乡下,亲身经历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计生“运动”。她是亲身参与者,又是手术的主刀人,所以,大量的生活积累和体验,都在作者脑海中反复回放,令她无法忘记和释怀。她决心要把它写出来,而且一定要写成功。然而,在酝酿构思的过程中,作者如天塌下来般,经历了独生女儿不幸病亡的重大打击,她的精神世界几近崩溃,一度失去了生活勇气,直欲追随女儿而去。

然而,夜深人静,她已失去知觉的心慢慢开始恢复,麻木的灵魂渐渐有了感知。她觉得,这是她和未亡女儿当时共同的约定,当时她们母女决心一起联手,共同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如今女儿走了,自己必须振作起来,由她一人完成母女共同的心

有的惩罚。美好的人生,需要在正确的道路上,通过奋斗不息才会实现。

除以上两个主要人物以外,《高高山上一树槐》还塑造了另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比如公社书记丁大勇,妇联主任任桂枝,卫生院院长许卫东,民兵连连长高天成,贫协主席王满堂等等,这些人物的形象真实饱满,带着陕南山村气息。

作品语言中也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谚语、歇后语等时常出现,比如:“勤喂猪,懒喂蚕,二十八天见现钱。”“铁匠铺卖豆腐,软硬兼施。”“麻雀跳到糠箩里,空欢喜。”“秧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东山跑过驴,西山打过虎——见过阵势的人。”还有民谣、顺口溜的运用,也很能反映当时的社情民意。

总之,泣血十载的心血之作《高高山上一树槐》,十分难得,值得一观。 □陈嘉瑞

古人云,敬惜字纸。爱屋及乌,因爱惜字纸而爱惜图书,因爱惜图书而包书皮,就成了一项光荣传统,尤其是在图书匮乏的年代。

二十世纪中晚期出生的人们,大都有包书皮的习惯或记忆。那时图书以稀为贵,加之印制简单,既无今日书籍的外封,也无讲究之护封。那时,不仅《新华字典》等常用的工具书要包上封皮,即使课本也要包上书皮。

记得每年开学伊始,新课本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课本包书皮。找到报纸或牛皮纸后,将其对折、压平,用剪刀将中间剪出一寸长一指宽,然后以书脊为界,将报纸或牛皮纸分别从封面和封底折进去,再压平,最后用钢笔郑重其事、一笔一画写上书名、班级名和自己的姓名。

近日,看到寓居上海的张为民老师,为女儿订订从德国柏林花几百元买的一本横排版的曲谱集包书皮,很有仪式感。他写道:“我这人把握不了个随便,于是就按我的老手老办法,费了时间,用了将近两个小时,一屁子坐着没起来。台灯下,直尺,剪刀,裁纸刀,铅笔,橡皮,签字笔,粗的、细的两三支,还有固体胶水等。事还没干呢,家具摆匀了。整个完工了,问订订,她说别啰嗦写上名字和日期了。哎,老伴提了个醒,还是写上,以后你爸不在了,汐汐可以说,这是我外公哪一年包的皮、写的字!留下个念想。”其认真细心之情景,看得人既敬佩又无伤伤感。

其实,包书皮最多、最有名的当属著名作家、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他不仅包书皮,而且在书皮上写随笔,留下大量的书衣随笔,成为宝贵的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史料。

孙犁一生嗜书、惜书,他从小学就养成了给书包书皮的习惯,称之为“书衣”,以防止污染、破损。即使读过几遍,书籍还能完好如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赋闲在家的他便在家里包装旧书,用他的话说,完全是“消磨时日,排遣郁闷”。所以在翻检、修整这些书籍时,常常随翻随读随想,并随手把所思所感记在书衣上,这就是“书衣文录”。

孙犁最初并未想到公开发表“书衣文录”,也不想把它藏之名山。只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广开,大江之外,不弃涓滴”,报刊编辑纷纷向他约稿时,他才“略加整理,以书为目,汇集发表”。

1980年以后,“书衣文录”从内容到形式,已经远远超出“消磨时日,排遣郁闷”的范畴,发展出读书、论世、抒发心灵感悟的一种文体。总而言之,孙犁的“书衣文录”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其中内容生动活泼,既有孙犁对所藏图书内容和版本等的评价,也有随手记录下的日常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其写作形式亦不落窠臼,篇幅可长可短,既有书信,又有随笔,以及被他视为日记的“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片段”。其行文朴实无华,平和淡然,不见锋芒,寥寥数字却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也多少流露出一代文学大师在特殊年代和特殊境遇下的些许惆怅与无奈,因此,也是孙犁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比如当他在《西游记》书皮上,写下版本、来历之后,又写了一段“书箴”:“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缺,以安以宁。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世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有累,是高水平。”短短九十六个字,既道出爱书之心,也有沐风栉雨后的通透。

据悉,现在收集到的“书衣文录”,最早的写于1956年、1965年,寥寥几则。大量的写于1972年到1976年,迄于1995年寥寥几则。其中1975年写得最多,有六百多则。迄今为止,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衣文录全编》,收录影印书衣文录531篇,另有非手稿影印150篇,当是收录孙犁书衣文录最全的版本。

作为大半生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笔者,过去也有包书皮的习惯,也受孙犁先生影响,在书皮或环衬或扉页上留下一些“书衣随笔”。正如拙著《秦腔大合唱》后记中所道:也许受孙犁、唐弢等作家、出版家的影响,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每当我以各种方式收获到贾平凹的著作或有关图书时,便趁会访平凹之际,请他签名予以珍藏。平凹来者不拒,每每为我签名,并写有“指正”“雅正”“存正”“存念”等语。有的还题词,比如在《霓裳》的扉页上写道:真正的形书。节假日闲余,夜晚灯下,翻阅把玩,不禁思绪纷飞,并形诸文字,于是便有了环衬上、扉页上或空白书页上的书衣随笔。

遗憾的是经多次搬家,包有书皮的书籍已找不到一本,唯有书衣随笔收录在拙著《真话真说》《秦腔大合唱》《慈航诗韵》等书中,仅仅作读书的心得记录或纪念。 □王新民

### 书讯

## 姜华诗集《在人间》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 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在人间》,一经面世便广受读者喜爱。这是陕西旬阳籍诗人姜华的第八部诗歌专集,其中精选的200余件作品均是近年来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或在参加各项全国征文比赛中获奖,或被收入各种选本精品力作。

据了解,这部诗集所抒写之内容,展现了诗人立足乡土,视野辽阔,涉猎面广,饱含普世大爱的情怀。通过欣赏作品,可感受到诗人真挚的情感、独特的体验、新颖的视角,同时作品以通透的创作技巧向读者呈现了斑斓的意象美、纯净的文字美、多元的风格美。

姜华系实力诗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四十年来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诗刊》《十月》等国内外300余家报刊发表作品8000余件,获奖300余次,作品被收入220余种选本。